

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5）

摘要：本文讨论帛书《易传》第一篇《二三子问》的时代问题。依据传世文献材料和出土文献，并根据思想观念的发展规律，指出《二三子问》中出现的“精白”一词，已见于《鹖冠子·度万》，进而分析在孔子的时代，有可能出现“精白”这样的概念以及出现押韵的占语，对于《二三子问》的年代作出了新的推测。认为此篇时代当较早，并没有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，有可能就是孔门弟子录所闻于夫子，整理成篇。

关键词：帛书、二三子问、精白

在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土的帛书《周易》经文之后，有帛书《二三子问》篇。这一篇以二三子问，孔子答的形式行文，而且被放置在帛书《系辞》之前，有着重大的学术史、思想史意义。帛书的内容，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很好的研究，但是牵涉到了所谓儒道性质的问题。

陈鼓应先生认为帛书《二三子问》等篇中有很多黄老思想[1]。廖名春先生也在《帛书〈二三子问〉简说》一文中说：“《二三子问》虽然是孔子《易》说的遗教，但它写成时，也受了战国黄老思想的影响”：论丰卦卦辞时提到了“黄帝四辅，尧立三卿”之语；《二三子问》多次提到“精白”这一概念，其中有“其占曰：能精能白，必为上客；能白能精，必为□□故以精白长众……”廖先生认为：先秦儒家尊崇尧、舜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诸书对尧的推崇盈篇累牍，但从不提黄帝，更不会将黄帝置于尧前。而“占”当为解《易》的一种文献，类似歌谣，句式整齐，讲究押韵（白、客同为铎部），如后世之《易林》。孔子引“占”语以解艮卦卦辞，恐不足信。因为占辞的内容颇合黄老之言[2]。这两点，也见于陈先生所举出的证据。从廖先生论述其它帛书《易传》的学派性质的态度来看，他同意《二三子问》受到了黄老思想的影响，恐怕是因为陈鼓应先生的缘故。

其实关于《二三子问》论述黄帝，以及使用“精白”这种概念，恐不能作为编著者是否受黄老思想影响的证据。这一思路，从廖先生论述帛书《系辞》的学派性质等文章中很容易看出来，他甚至曾经指出：“《系辞》的阴阳说不一定就本于道家和阴阳家”[3]。《帛书〈二三子问〉简说》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廖先生的《帛书〈易传〉初探》，当只是因为成文较早，为保持原样，所以没有改动。因为固然儒家经典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中未明言黄帝，但是《礼记·乐记》中孔子答宾牟贾，说武王克商后“封黄帝之后于蓟”，“蓟”，本或作“续”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作“祝”，而云封帝尧之后于“蓟”。不论如何，黄帝之后曾被武王分封之事，当有所本。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、《孔子家语·五帝德》中，孔子论及黄帝，《孔子家语·五帝德》也提到黄帝。这几篇的时代或许遭人怀疑，但是《尸子》佚文中记有：“子贡问孔子曰：‘古者黄帝四面，信乎？’孔子曰：‘黄帝取合己者四人，使治四方，不谋而亲，不约而成，大有成功，此之谓四面也。’”[4]孔子是将流传的神话传说，给予理性的解释，这和他解释“夔一足”的风格很相似。尸子或为穀梁先师，文中多记儒家之事，此文当有所本。综合来看，说孔子曾经提到过黄帝，这应该是很有可能的。

最为关键的是，帛书《二三子问》中，孔子只是引“黄帝四辅，尧立三卿”，来说明“用贤弗害”，以解丰卦卦辞中的“亨，王假之；勿忧，宜日中。”根本不是就黄帝事来阐发什么义理。如果认为任何人只要提到黄帝，就受到了黄老思想的影响，其文当出于黄老思想出现之后，这恐怕是令人难以信服的。同样，认为孔子只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绝不会提到其他的人，那恐怕也只是据今天所见到的一点文献，来把古人画地为牢。此处将黄帝列于尧之前，当只是因为黄帝时间在前。据此只言片语，就认为《二三子问》产生的时间，是在受到楚地黄老思想的影响之后，难以令人信服。

关于“精白”这一概念，陈鼓应先生指出“精、白、质、素等概念，是道家用以表达道的纯一及得道的境界。如《庄子》‘虚室生白’、《黄帝四经》‘至素至精’、‘是谓能精’、‘素则精’等。在《二三子问》中，不但继承了这一概念，并且将‘白’、‘质’与‘精’直接结合，即‘能精能白’、‘精白’、‘精质’等，其承袭黄老之迹至为明显。”[5]

从观念史的角度，考察先秦学派之间的思想渊源，确实是一个值得尝试而且极有意义的工作。但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们需要把握好大前提，不能犯逻辑学上“丐辞”的错误。也就是说要认真考察观念的最初来源，如果某一个观念不是来自于某人某派，我们却要说这种观念前无古人，别人都受到了此人此派的影响，凡出现相近的观念，其文本形成一定晚于此人此派，那恐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。

说起“精白”，其实见于《鹖冠子·度万》，诸家偶失检。内中鹖冠子答庞子问时，提到“精白为黑”。这似乎将坐实“精白”出于黄老之学的说法，其实恐怕未必。依据汉语史，一般而言，词语是先有单字词，然后才发展成为复合词。因此应该是先有“精”、“白”等概念，然后才发展出“精白”的概念。鹖冠子、庞子为战国末年人，故而帛书中出现的“能精能白”的“占”语，有可能早于《鹖冠子》的成书年代。

廖名春先生指出孔子引“占”语解艮卦恐不足信，主要是认为“占”语形式类似后世的《易林》，又有黄老思想。其实《二三子问》中，释“恒”卦也引到“占”，可惜该处残缺，仅剩“丰大”二字，是否也是“类似歌谣，句式整齐，讲究押韵”，不得而知。不过即便它也很像《易林》，恐怕也并不能说明这种“占”的形式，出现得很晚。最近王家台出土了秦简《归藏》，使得我们对于传世的《归藏》佚文有了新的认识。王家台《归藏》中，记有一些周代的事情，因此它可能不是所谓的商易《归藏》的原本。但是这恐怕正如同《周易》也记有晚于文王时的事一样，存在先后的传承。在王家台秦简《归藏》中，有不少卦就是记载传说中的名占，而且往往在占之曰吉或不吉之后，记有一些话，这些话就应该是占语。比如：

右。曰昔者平公卜其邦尚毋[有]咎，支占神老，神老占曰：吉。有子其□，间□四旁，敬□风雷，不……

熏。曰昔者宋君卜封□而支占巫苍，苍占之曰：吉。熏之，熏之，初有吝，后果述。

丰。曰昔者上帝卜处□□而支占大明，大名占之曰：不吉。□臣，牝□雉雉……

。曰昔者殷王贞卜其邦尚毋有咎而支占巫咸，咸占之曰：不吉。其席，投之，在

其它还有不少，在占曰吉或不吉之后，也记有一些话，可惜残损严重；传世《归藏》的佚文中也有相近的文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吉或不吉之后的话，或三言，或四言，而有不少就是押韵的。具体的文字考释，还有待于将来进一步分析，我们现在可以据以分析以下几例的用韵情况，比如“ ”当从“豊”得声，“豊”古音来纽脂部[6]，而“雉”古音定纽脂部，皆为脂韵；“席”古音邪纽铎部，“ ”当从“亦”得声，“亦”古音喻纽铎部，皆为铎韵。

其实类似的韵语也见于古书所记的占筮之语中，如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：“成季之将生也，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……又筮之，遇大有之乾，曰：‘同复于父，敬如君所。’”此处“同复于父，敬如君所”，“父”古音并纽鱼部，“所”古音生纽鱼部，皆为“鱼”韵。再如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：“晋饥，秦输之粟；秦饥，晋闭之籴，故秦伯伐晋。卜徒父筮之，吉：‘涉河，侯车败。’诂之。对曰：‘大吉也。三败，必获晋君。其卦遇蛊，曰：‘千乘三去，三去之余，获其雄狐。’……”此处的“千乘三去，三去之余，获其雄狐”，“去”古音溪纽鱼部，“余”古音喻纽鱼部，“狐”古音匣纽鱼部，皆为“鱼”韵。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晋楚鄢陵之战：“公筮之。史曰：吉。其卦遇复，曰：‘南国蹙，射其元王中厥目。’……”此处的“南国蹙，射其元王中厥目”，“蹙”古音精纽屋部，“目”古音名纽觉部，“屋”、“觉”旁转协韵。再如《穆天子传》卷五：“天子筮猎苹泽，其卦遇讼。逢公占之曰：‘讼之繇，蓺泽苍苍其中，口宜其正公，戎事则从，祭祀则惠，畋猎则获。’”此处“蓺泽苍苍其中，口宜其正公”也当是占筮之语，“中”古音端纽冬部，“公”古音见纽东部，有的音韵学家认为上古音冬、东不分部，当归为一韵。类似的占筮之语，还见于其它古书中。

以上所引的卦名，皆见于《周易》。但是因为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散佚，而《周易》中又不見上所引占筮之语，因此后世注疏家或称这些话为杂占之辞，或归之为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中的占辞，不大承认它们是《周易》的占语，这还有待进一步考察。但是这至少能够说明这种“占”语来源很早，而如果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有占语，或当时对于三《易》有杂占之辞，那么，《二三子问》中孔子所引“占曰”，就很可能是《周易》的占语了。

从上文所引占语来看，它们很可能是有助于解释卦象，连接卦爻辞和具体的吉凶悔吝的中间环节。比如《穆天子传》“天子筮猎苹泽”得讼卦，占语说“口宜其正公”，所以就推出“戎事则从，祭祀则惠，畋猎则获”。这种占语应当晚于爻辞，和爻辞可以分开，大概是古代巫史所掌，用以专对的秘籍。因为爻辞的时代已经久远，卦象所表示的意义与所卜问的内容之间需要可以衔接的中间环节，故而巫史于长期的推演和实践中积累下来了新的占语，如果没有它，很多卦爻辞就不易于解释。后世的《易林》等书当是据此而来，但是因为世异时移，而世人卜问的内容又多种多样，故而这种占语的内容就需要有变化，否则就会变得同爻辞一样晦涩了。在阜阳所出土的《周易》中，每一卦爻辞后面，加入了不少具体的卜问内容，如《同人》六二爻辞：“同人于宗，吝。卜子产不孝；吏……”[7]猜想阜阳汉简《周易》就是根据一定的占语推演而出的一种非常具体实用的占筮《易》，故而省略了占语，而直接列具体的占筮结果。

如果占语中有“精”、“白”，那么孔子使用“精白”就是可能的了。但是在孔子的时代，占语之中有没有可能出现“精”、“白”这样的有着浓厚思想性的概念呢？这是极有可能的。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记：“及子产适晋，赵景子问焉，曰：‘伯有犹能为鬼乎？’子产

曰：‘能。人生始化曰魄，既生魄，阳曰魂。用物精多，则魂魄强，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……’”子产提到了“精”的概念，精爽已经连用，是年孔子才十七岁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更是记：“十五年，有神降于莘，王问于内史过，曰：‘是何故？固有之乎？’对曰：‘有之。国之将兴，其君齐明、衷正、精洁、惠和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，其惠足以同其民人。神飨而民听，民神无怨，故明神降之，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……’”此处用到了“精洁”，并且指出“精洁”是国君的一种德行。《周语上》又记：“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，吕甥、郤芮相晋侯不敬，晋侯执玉卑，拜不稽首。内史过归，以告王曰：‘……民之所急在小事，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，是故祓除其心，以和惠民。考中度衷以莅之，昭明物则以训之，制义庶孚以行之。祓除其心，精也；考中度衷，忠也；昭明物则，礼也；制义庶孚，信也。然则长众使民之道，非精不和，非忠不立，非礼不顺，非信不行……’”这里具体解释了“精”的概念，而且“精”被认为是统治者“和惠”民的一个“使民之道”。按《广雅·释诂下》：“祓，除也。”《小广雅·广诂》：“祓，洁也。”“祓除其心”，就是指洁其心，洁其心，就可以“和惠民”，就是“精”。帛书《经法·论》说：“[强生威，威]生惠（慧），惠（慧）生正，[正]生静。静则平，平则宁，宁则素，素则精，精则神”，这里的正、静、平、宁、素等，应该是后世发展而出的对于“洁其心”过程的具体描述。看来所谓《黄帝四经》的“至素至精”、“是谓能精”等，也应该有其来源，而不是前无古人的创作。《国语·晋语一》载：“公之优曰施，通于骊姬。骊姬问焉……优施曰：‘必于申生。其为人也，小心精洁，而大志重，又不忍人。精洁易辱，重债可疾，不忍人，必自忍也。辱之近行。骊姬曰：‘重，无乃难迁乎？’优施曰：‘知辱可辱，可辱迁重，若不知辱，亦必不知固秉常矣。今子内固而外宠，且善否莫不信。若外殫善而内辱之，无不迁矣。且吾闻之：甚精必愚。精为易辱，愚不知避难。虽欲无迁，其得之乎？’是故先施谗于申生。”这里两次提到了“精洁”，与上文的“精洁”当有关联。《广雅·释器》：“洁，白也。”因此，由“精洁”发展到“精白”，是有可能的。

传世文献中，孔子提到过“洁静精微”，如《礼记·经解》：“孔子曰：‘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：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……洁静精微而不贼，则深于《易》者也……’”而且将“洁静精微”和《易》联系起来，当非偶然。孔子说到“洁静精微”，那么他说到“精白”，也是很有可能的。

我们看孔子所引占语说到“能精能白，必为上客；能白能精，必为口口”，“上客”一词，古书习见。将占语与前文所引“国之将兴，其君齐明、衷正、精洁、惠和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，其惠足以同其民人”，以及“长众使民之道，非精不和”比较，它们是可以对应的。试想“精洁”、“精”是君使民之道，那么“能精能白”者，自然就可以为上客了！既然占语中有“精”、“白”，《国语》中又记载有“精洁”，那么在孔子的时代有“精白”这样的词，孔子也使用它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所谓的道家或黄老学者也使用、发展了这些概念，本不足为怪，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反过来认为，凡是使用了这样一些概念的，就是受到了道家或黄老学者的影响。以此观照陈鼓应先生所举的其它例证，实不足为凭。

因此，《二三子问》一篇当来源较早，它有可能就是二三弟子录所闻于夫子，整理而成篇。

补记：《汉书·贾山传》记贾山上书之语有：“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。”师古曰：“厉精而为洁白也。”颜师古之解释可能不确。

睡虎地秦墓竹简《为吏之道》中有：“凡为吏之道，必精絜（洁）正直”之语，整理者指出：“‘精絜’，《国语·晋语》作‘精洁’，即西汉镜铭‘絜清白而事君’的‘絜清白’，《盐铁论·颂贤》作‘精白’，三词都是清白的意思。”[8]《盐铁论·颂贤》篇的“二公怀精白之心”，王利器《盐铁论校注》指出：“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上注：‘缟，皓素也，缁之精白者也。’又《贾山传》：‘天下之士，莫不精白以承休德。’师古曰：‘厉精而为洁白也。’《楚辞·九章》‘精色内白。’王注：‘其色精明，内怀洁白。以言贤者亦然，外有精明之貌，内有洁白之志。’《急就篇》颜师古注：‘素谓缟之精白者。’”[9]可以参看。

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“用物精多”的“精”以及“精爽”，可以参看裘锡圭先生的《稷下道家的精气说》（《文史丛稿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1996年）一文。“精”与“精白”等的关系还有待再研究。

廖名春先生在其专著《帛书〈易传〉初探·自序》第3页中回顾其写《帛书〈二三子问〉简说》的过程，指出“本文的最后一段，原稿本无，是后来发表时应陈鼓应先生的要求补写的。”这一段的主要内容，就是本文开头所引廖先生说《二三子问》也受黄老思想影响之说。

帛书《道原》有：“故唯圣人能察无刑（形），能听无声。知虚之实，后能大虚。乃通天地之精，通同而无间，周袭而不盈。服此道者，是胃（谓）能精。”这应该是后来发展出的高层次的“能精能白”。

《礼记·经解》：“絜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。”

帛书《道原》：故唯圣人能察无刑（形），能听无声。知虚之实，后能大虚；乃通天地之精，通同而无间，周袭而不盈。服此道者，是胃（谓）能精。

---

[1] 陈鼓应：《〈二三子问〉、〈易之义〉、〈要〉的撰作年代以及其中的黄老思想》，《易传与道家思想》，三联书店，1996年7月。

[2] 廖名春：《帛书〈二三子问〉简说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三辑，第195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8月；《帛书〈易传〉初探》，第6—7页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8年11月。

[3] 廖名春：《论帛书〈系辞〉的学派性质》，《帛书〈易传〉初探》，第65页。

[4] 《二十二子》，第374页B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3月影印本。

[5] 陈鼓应：《〈二三子问〉、〈易之义〉、〈要〉的撰作年代以及其中的黄老思想》，

《易传与道家思想》，第214页。





[6] 据唐作藩：《上古音手册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9月。下同。

[7]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、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：《阜阳汉简〈周易〉释文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十八辑，第63页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0年8月。

[8]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78年，第281—282页。

[9] 王利器：《盐铁论校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289页。

《学灯》第八期

 关闭窗口  发表,  查看评论  打印本页

发表日期：2008-10-1 浏览人次：67

版权声明：凡本站文章，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。任何网站，媒体如欲转载，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。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。